

詩

經

原

始

詩經原始卷之三目錄

國風

三

邶十九首

柏舟 賢臣憂讒憚亂莫能自述也

綠衣 衛莊姜傷嫡妻失位也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 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莊公也

絃風 衛莊姜傷所遇不淑也

擊鼓 衛戍卒思歸不得也

凱風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也

雄雉 期友不歸思以共助也

匏有苦葉 刺世禮義撕滅也

谷風 逐臣自傷也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旄丘 黎臣勸君勿望救於衛也

簡兮 賢者自傷失位而行所懷也

泉水 衛媵女和載馳也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新臺 刺齊女從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 謖衛役壽以遠行也

詩經原始卷之三

寶甯方玉潤鴻譜氏撰

國風

三

鄉

泥陳亡得之於楚今之名也。古者之絕地而爲篇，篇之愚心存之。謂如楚既誠以衛事實，而聲傳可年異。詩疏經而名多府，故存其衛城。武故陳之故詩，武故殷之詩。或或而縣之，或而縣之。謂殷墟大墟文公，又以其河故北都。徒以百則，則以王封克東南。商侯分，而乃謂家爲寓詩。故北都居一卽南弟，又行有所國。

存其名也。豈不遇哉。至堦次在衛。荀劉氏元城曰。以其地
本商之畿內。故在王。秦漢上范氏處義曰。先都而後廊者。
豈以其亡之後歟。然皆無
確論。姑仍之以存其舊云。

柏舟 壽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退也

借柏舟以喻國事。
共沉淪所底耗。
之形自兒。
用韻筆接入旁枝。
而始。
寫父誨極沉鬱。
切之及。
寫惄亂極情風。
感之心。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懼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我心匪堅。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惄子羣小。翫閭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澑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右柏舟五章。章六句。小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大序遂以衛頃公。
實之樂傳更疑爲莊姜詩。今觀詩詞固非婦人語。誠如姚氏隙。
恒所取然。亦無一語及衛事。不過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退。

之辭安知非卽邶詩乎邶旣爲衛所并其未亡也國勢必孱君昏臣賾僉壬滿朝忠賢受禍然後日淪於亡而不可救當此之時必有賢人君子目擊時事之非心存危亡之慮日進忠言而不見用反遭讒譖欲居危地而消濁無分欲適他邦而宗國難舍憂心如焚耿耿不寐終夜自思惟有拊膺自痛故作爲是詩以寫其一腔忠憤不忍棄君不能遠禍之心古聖編詩旣憫其國之亡而又不忍臣之終沒而不彰乃序此詩於一國之首以存忠貞於灰燼亦將使後之讀詩者知人論世雖不能盡悉邶事猶幸此詩之存可以想見其國未嘗無人所謂寓存亡繼絕之心者此也而無如說詩諸家不察其意乃以爲衛詩且以爲婦人作則邶真亡矣不然邶國旣入於衛而詩又皆衛詩何必

徒存其名於十三國之上以爲是存亡繼絕之意又何賴有此存亡繼絕意哉嗚乎吾恐抑之忠臣義士含冤負屈雖數千年下猶不能瞑目於九京也

集解

柏舟傷於迫切非仁人心也惟舟喻國汎汎然於水中流

曰帆多不少者以辟樹心孔氏穎達曰宿日月二
若小人之衆也

辟樹心

標覺之中

拊心而手標然

孔氏穎達曰宿

日月二

句微

此日而微姚氏蔡曰微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

日

澣衣

姚氏曰此句有二說蘇氏謂憂不去了心如衣垢之不澣

日

澣衣

不忘澣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除澣其衣言處亂

日

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

垢含辱如此此說爲是

舟

流憂遊謳本韻

茹歇據

同怒通韻

轉歸

卷遙踵本韻

悄篠十七同少標藍本韻

微五衣采本韻

綠衣

衛莊姜傷嫡妾失位也

綠衣

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一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章

綠衣

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二綠兮衣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章

綠衣

兮若匪君子無歸三綠兮衣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四

右綠衣四章

章四句小序謂衛莊姜傷已也大序云妾上僭夫

連最尾令人尋緜

姓氏際相曰尤從
綠衣言黃裏又從
綠衣言綠又從綠
言綠始吸乎無頭
無頭始又若匪若
匪君子無歸

連最尾令人尋緜

人失位而作是詩蓋指州吁之母而言也集傳既從之而又以爲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姚氏際恒以爲此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其言極爲有見今從之莊姜之賢詩之怨而不怒諸家皆能言之故不復贅但擇其當者錄之而已其解首二章則孔氏頌達之言最善首章曰間色之緣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間色爲衣而見正色反爲裏而隱以與妾衆寵而顯夫人反見疏而微緣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二章曰問色之緣今爲衣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妾衆寵而尊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姚氏謂次

章不必與上章分深淺仍主綠上其黃裳但取協韻而已然其義既有可通則亦何妨分也唯其解第三章則大有會心云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前此素潔之時汝之所治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爲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至末章則嚴氏槩曰婦給暑服今當淒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僥僗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統觀諸說詩之旨無餘蘊矣定爲莊姜作亦無疑矣而何以不編於衛詩之中而序諸邶風之內則其意又不可解仍之

以俟後攷

舊說

間色黃

正色衣

上日裳

下曰裳記曰衣治

理也說也

闕說

裏細已

月本韻

裳脫亡

月本韻

絲四治

厚說叶子其

絲支治

厚說叶子其

艮叶韻

風一東

心十二

叶韻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韻之頑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易寡人。

右燕燕四章。章六句。序謂莊姜送歸妾是也。卽證以史傳。亦無

不合者。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前三章不過送別
情狀末章乃追念
其質愈覺離合且
以先君相保而竟
不能長相保尤爲
可悲語意沉痛不
忍卒讀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鳩生孝伯早死其姊戴
鳩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
故戴鳩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
鳩者經云先君之恩則莊公亮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
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
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然莊姜之惄惄於戴鳩而
不能置者非獨其情可矜而其德尤可慕觀末章歷叙其賢可
見然則莊姜之涕泣而送之者又豈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
所可同日並論哉

燕 《說文》鳥也孔氏韻達曰釋鳥云鷁周燕鷁郭璞曰別三名舍人曰燕周名燕燕又名鳩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鳩曰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差池不齊歸大歸也孔氏曰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撓撓是也

辭以歸甯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頤頤說文頤直項也。頤舊說同亢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頭向。上也言有引吭高歌之意。佇立人立上下低昂高

上下下之意。

泣同羽本韻音侵二十一野二十一馬七裏叶韻十二南十三覃叶韻十二心反一通韻一淵一均反身

眞十一人四通韻

日月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莊公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章一日居月諸下土是富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乾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貢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育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右日月四章章六句此亦莊姜爲莊公而作而大序乃以爲遭
所呼之難者何哉辨說馴之是曰夫仰日月而訴幽懷見三光
照臨下土罔非地義天經之常而不謂偷紀間乃有如是人不
以古夫婦之相處者以處我日惟謔浪笑教來相慢侮是其心
志回惑而無所定也不知如何乃能使之有定哉然志雖無定
甯獨無伉儷情絕不一我願而我報俾我自忘其憂乎乃如之
人兮是終不以古道相處乎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一訴不已
乃再訴之再訴不已更三訴之三訴不聽則惟有自呼父母而
歎其生我之不辰蓋情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如舜之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耳此怨極也而篇終乃云報我不述則用情又
何厚哉蓋君雖報我以無禮我不敢以無禮咎君我惟以古夫

婦之道相處而已若莊姜者可謂善處人倫之變而不失爲性情之正者也

近發語胡寧皆何冒覆答答春卒終不述言不從也報也音也卒也不述解述也

土處處六七遇叶頡回蒙二十好報隨本韻方七

貞忘隨本韻出四卒述隨本韻

終風衛莊姜傷所遇不淑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一
終風且羅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二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嘵。
嘵曠曠其陰虺虺其嘵寤言不寐願言則嘵。
嘵

右終風四章章四句序以爲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朱子以爲詳味詩辭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仍定爲爲

莊公作其說良是若依序言則顧我則笑惠然肯來等語豈子所宜加于母哉州吁縱異當不至此況非賢母所能出諸其口者首二章寫莊公爲人狂蕩異疾之象殊非可以禮貌處其言笑也無常每顧人也則必笑而笑又不出於正徒見其爲詭浪笑教有似狂風終日疾暴而已而予心安能無悼哉其往來也亦無定有時乎惠然而肯來而其來也又不以時則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又似狂風終日陰晦而已而予心能無悠然思哉我之遇人也如是我之自處也則又奚若故下二章又云驟雨迅雷有時而止至於終風且煊因而煊煊其陰加以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時也我之度日亦若是乎則何時始克見天日乎中夜披衣起而不寐憂心抑鬱結而成疾則懷抱終無可解之

一日矣四章宜分兩面解終風諸句作興不作比詩意乃長詩境乃寬卽詩筆亦曲而不直否則專怒莊公有何意味耶○集傳云二詩宜在燕燕前是

終風終日，暴疾謔戲。言放蕩，悼悔雨土。參惠廟，陰
風日有。又嘵執燭，齎月令民。多執燭，延飲。陰視孔氏，頓達
曉者氣，窒於鼻。嘵者聲，發於口。曉曉已，言曉復曉。則
陰曉之，虺雷將發而未懷。徐氏尤啓，旦懷甚也。虺抱不釋之意

韻略二十一笑十八教卽微字棹同通韻
羅仇來叶思知通

擊鼓衛戍卒思歸不得也

擊鼓其鐘。蹠蹠用兵。土圍城。漕我獨南行。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因此軍留是以有美○○解歌○情○歌○不○聲○我○想○○○

有此一章追叙前
事文筆如出與陳
叔欽時長城策行
機局相似

上意毫不費力此
種最宜學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韜于嗟潤兮不我活
兮予嗟润兮不我信兮五章

右鼙鼓五章章四句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雖集傳不能無疑以爲恐或然也故不敢確指其事但以爲衛人從軍者自盲其所爲而已至姚氏際桓始駁之云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愚謂不必推論過細但卽平陳與宋及不我以歸二語已大不相符夫所謂平者平其禍亂也州吁固鄭是要宋與陳蔡同行何以獨云陳宋而不及蔡亦何可謂之爲平陳與宋圍鄭僅五日而還何以謂之不我以歸若云衛人惡州吁故未出師豫爲喪亡之言以刺之然則聞鄭遷至秋再舉未見其敗此詩爲不實畱之可也又何存乎故姚氏疑爲衛

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爲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
怨之而作言頗近似然細玩詩意乃戌卒嗟怨之辭非軍行勞
苦之詩當是救陳後晉宋討衛之時不能不戍兵防隘久而不
歸故至嗟怨發爲詩歌始叙南行之故繼寫久留僻散之形因
而追憶室家敘別之盟言此行雖遠而苦然不久當歸尙堪與
子共期偕老以樂永平不意諸軍悉回我獨久戍不歸是曩以
爲潤別者今竟不能生還也曩所云與子偕老者今竟不能共
申前盟也夫國家大役無過土工城漕然尙爲境內事卽征伐
敵國亦尙有凱還時惟此邊防戍遠永斷歸期言念室家能不
憇懷未免咨嗟涕洟而不能自己此戍卒思歸不得詩也又何必
沾沾據一時一事以實之哉

金

鼓樂 踊躍用兵

曾氏率以許然擊鼓蹠躍州兵土

鍾七兵八行歌轉韻仲述宋仲一東叶反叶韻馬

馬下同本韻。潤昌說前轉韻。手五有老魯。九十九韻叶韻。

潤活骨本韻 沁真一信日本韻

凱風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鬒髮有憊。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軒冕曉黃鳥。戒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右凱風四章章四句序傳均以爲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諸家解此遂無異說惟朱傳以爲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較序差精然何以見其爲淫風流行耶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爲淫風所染則豈小過已哉蓋古來婦人改嫁原屬常然故曰小過乃一改適遂目爲淫恐天壤間無處而非淫風矣夫七子自責而母心遂安子固稱孝母亦不得謂爲不賢也且子自責之心原欲婉詞幾諫未容顯彰親過今乃以爲淫風流行母難自守是欲掩親之過者乃適以彰親之惡也又豈孝子所樂聞哉況詩中本無淫詞言外亦無淫意讀之者方且悱惻沁心歎爲純孝感人更何必誣人母過致傷子心仁者之言恐不其然故愚謂七子之母猶欲改節易操

者其中必有所迫或因貧乏或處患難故不能堅守其志幾王爲俗所搖然一聞子言母念頓回其惻然不忍別子之心必有較子心而難舍者而謂之爲淫也得乎不然慾心已動詎能速挽故知其斷非爲淫起見也此詩之存豈獨以美孝子亦將以

表賢母耳

凱風

季氏述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棘

小木毛氏荑曰棘難長養者

天天

蔡氏民

十日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便能吹之使其心天然和以茂也棘薪其成就者聖善緊曰聖者明達之令也浚衛邑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濮水枝津稱善者賢淑之稱也浚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視晚毛氏莫曰之

南

十三

心

十二

通韻

天

二

勞

四

通韻

薪

十二

心

同

人

同

本

韻

下二十一

馬

反

苦

七

叶韻

音

十

通韻

心

同

本

雄雉

期友不歸思以共鳴也

鄭書

雄雉于飛

支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周易

昔章宣達行乃有
取次言懷想之至
三章言鵠豕之故
未始自他亦以共
鳴

雄雉雄與雌也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一月雄雉于飛二月下上其音。三月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二月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三月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四月章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右雄雉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植國事集傳則以爲婦人思夫從役于外之作非國人所爲也姚氏際恒云上三章可通末章難通不敢強說總因泥讀雄雉二字故求其說而不得耳蓋以爲友朋相鳴之辭則雄雉二字不可解如以爲夫婦相思之作則三百爾君子實難通殊知雄雉者雄飛之象也而雉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騫而欲顯名當世者非男女雌雄之謂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

爲天下鎧是雄以喻高騫以喻卑之意且詩首章泄泄其羽者
喻文采之光輝也下上其音者喻令聞之廣譽也而下云自貽
伊阻又曰展矣君子者誠哉其爲君子也但欲高騫以致遠隔
讓質使之乃自貽耳何則吾人之所以自立者名固當爭實尤
宜務今以務名之故蹉跎歲月更阻隔閼山是徒馳逐於外而
不反求諸內者之過也是不知修德立行以爲質至名歸者之
過也誠能反求諸身毋忿人而生嫉忌之心毋枉已而惑貪求
之念則何入而不自得哉即使雌伏亦勝雄飛又何必遠適他
邦廣求人譽不知自返使我勞心此友朋相望而相勉之詞不
知諸君何以認爲婦人作且以爲刺宣公淫亂不恤國事作淫
亂詞固未嘗見卽男女情亦何可信哉讀古人詩當眼光四射

不可死於句下者此類是也

雉 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澠澠李氏擇曰澠陽自得也。阻也展也。校也求食。臧喜也。

羽 羽七阻六通韻。音十二心同本韻。恩如來射通韻行七減月本韻。

匏 有苦葉刺世禮義漸滅也。

正轉分二唇或通篇以涉水喻虛正中間插入無底喻人倫物謂百惡剝人若知者識極凡人之惡也。

辨說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故無傳但泛指爲淫亂右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

亂之人所見亦是但篇中雉鳴求其牡又似非泛泛然者故姚氏際恒亦以爲序說可從而前後文義絕不相屬則又以爲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詩豈有四章各自立義不相連類之理凡此皆固執雉鳴求其牡以爲實指宣公之說故前後文義自生輕轉絕不可解詳味詩詞非不連屬亦非不明顯特其製局離奇變幻措詞謔詭隱微若規若諷忽斷忽連故難驟解以愚所見直是一篇諷世座右銘耳首章借涉水以喻涉世提出深淺二字作主以見涉世須當有識量度時務知其淺深而後行是全詩總旨次章反承不識淺深明明濟盈濡軌矣而自以爲不濶並帶出鳴雉求非其類而自以爲偶以喻反常亂倫肆無忌憚之人惟其不度世道浸深故至越禮犯分而亦不

知自檢也雉鳴句引起鳴厲歸妻意濟盈句引起人涉印否意
一反一正大開大合章法脉絡原有井然一絲不亂意以爲吾
人處世偷行爲重夫婦之初不以禮合他可想而知士人應世幹
濟爲先同舟之內苟無良朋覆可立待故不欲整綱飭紀則已
如欲整綱飭紀則必自昏媾始古之昏禮多在春前迨永未浮
此其時也不欲涉身處事則已如欲涉身處事則必如濟川然
世之濟險必得同心印須我友諱可少哉此雖刺世乎實自警
耳詩人之意未必專刺宣公亦未必非刺宣公因時感事觸物
警心風詩義旨大都如是故謂之刺世也可謂之刺宣公也亦
可謂之警世也可卽謂之自警也亦無不可是在乎管讀詩者
胸處旁通悠游涵泳以求其言外意焉斯得之耳

鮑氏子龍曰鮑似瓠而圓亦曰壺虛性善浮濟凌虛沙

水也厲揭褰衣而涉曰揭溺貌鸞聲軌也求牡留鶴釋

飛曰雌雄走日牝牡今詩言求其牡是不特以雌求雄且以飛

之雌求走之牡其無倫也甚矣以喻亂倫之人不顧匹偶如是

鴈鳥名鄭氏康成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冰未泮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際故云迨冰未泮荀子大器篇云

號召之貌孔氏頤達

招招日王逸云以手曰招

霜降迎女冰泮較內正解此詩語也招招日王逸云以手曰招

以言印我日召印也

葉十六涉同揭履通韻盈八鳴同本韻軌四移叶生

五叶叶韻且十五泮同本韻否五有友同本韻

谷風 遂臣自傷也

風草公用比體光論夫婦常理作冒次言見集解從解別起名却無數解

習谷風以陰以雨颶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革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

三乃報言見棄之

故在色喪不在德

失四自道勤勞見無

可喪之理

五言夫但念勞於

貧苦之時而相棄

於安樂之後

末卽墮事見夫之

忍且悔內生憤及

初來相待之厚掉

論作牧章法完害

謂茶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訏訏以渭濁湜湜其沚。宴

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鬼勉求之。凡民

一

有喪匍匐救之。四不我能惄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貿用不售昔

育。恐育鞠及爾顙覆既生旣育比予于毒。旣我有旨苟亦以御冬

一

復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誼我辯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六

右谷風六章章八句小序曰刺夫婦失道也。今味詩詞夫失道有之婦則未見爲失大序以爲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朱子辨說旣云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後又言宜姜有寵而夷姜縕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前後兩說迥不相蒙何也此詩通篇皆棄婦辭自無異議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

急公擣穀胞與爲懷之士未可與言而豈一婦人所能言哉又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亦非有扶危濟傾患難相恤之人未能自任而豈一棄婦所能任哉是語雖巾幘而志則丈夫故知其爲託詞耳大凡忠臣義士不見諒於其君或遭讒聞遠逐殊方必有一番冤抑難於顯訴不得不託爲夫婦詞以寫其無罪見逐之狀則雖卑詞巽語中時露忠貞鬱勃氣漢魏以降此種尤多然皆有詩無人或言近旨遠借以諷世莫非脫胎於此未可遽認爲真也至其文義集傳及諸家訓之甚詳故不再贅茲僅發其大凡如此

谷風 屈氏繫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或怒之風也又習谷風自然連續不絕所謂終風也又諺又雨無清明開露之意所謂曠曠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止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穀者非 莊子龍曰舉雅

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菹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

謂之蘆菔一名萊菔所謂溫菘也根長葉瘦高者謂菘葉潤厚

短者爲菲當類也郭氏琰

下體根刻歲也孔氏演達曰歲者

蕪菁

曰卽土瓜也下體也歲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

王畿千里皆期限之幾經云不遠故云薄送蓋苦菜蓼屬邪

望之之辭非眞送也集傳以爲送之門內者非茶氏昺曰茶味

苦月合孟夏齊兩氏弘景曰薺味甘人水名出今甘肅平涼

苦菜秀是也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涇府笄頭山至高陵縣

入渭水名出今甘肃渭源縣烏鼠山

渭至陝西高陵倉涇亦入于河湜湜與渭滻時則亦覺其

清泚清泚之梁空其中曰梁笱取魚者也閼也方橫曰

方併

手足並行養卻拘窮當武

船也匍匐急遽甚也惄也阻也牽也御也洮洮潰色鮮也堅息

翁氏一正曰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也

弟同本韻

通韻連五幾同本韻聲

雨七怒同本韻體聲死細通韻連五幾同本韻聲

游求並救二十六首叶韻離尤一售同本韻覆屋尋沃通

入聲弟同本韻

通韻連五幾同本韻聲

雨七怒同本韻體聲死細通韻連五幾同本韻聲

游求並救二十六首叶韻離尤一售同本韻覆屋尋沃通

韻 冬仁窮東通韻 韵脚暨本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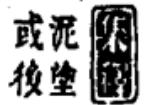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周法意深中蘊無
原義理未詳想心
入曲弁讀過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一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右式微二章章四句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此必有所據故可從而辨說又以無黎侯字疑之則未免失之刻矣集傳既從其說又加失國二字反較支離益失國則不能歸故序但云寓於衛耳此必黎侯被逐後不久狄亦自退故可歸不歸其臣因以勸也夫既以是詩而屬之黎國臣子之詞則律以主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是今日之君辱在泥塗之君也今日之臣不當周旋左右與共患難而乃以此歸咎其君不肯久事暴

露子殊知狄人旣退國虛無主所謂當今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也使諸臣非爲君故其誰肯久羈人臣徒爲此狼狽形乎君子君乎乎尙思早作歸計共圖恢復振此式微之世也乎黎侯平素必優游頑懦以致被逐迨至狄退仍無遠志徒望人憐而人又不我憐其臣憂之故作此以勸其歸其一片憂國愛君之心溢於言表至今猶聞其聲也



式發語微衰也雷慈式微式微猶非泥塗也毛氏莫旦中霤泥中衛邑也此或後人因經而附會其說耳不可從

旄丘黎臣勑君勿望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謨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章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仁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

與同。琰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衷如尤耳。四韻

右旄丘四章章四句序謂黎臣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以救之也。愚謂已不自振人又何咎。但望救之心至無可望不能不以此勸君早歸耳。蓋其始猶有奢望之心故雖時物變遷待久不至猶登高以望之曰衛非必無意於我也。蓋其處也必有所待與我以伐狄也。其久也又必有所挾以安吾國也。迨至遯之又久途窮喪敝終不見來始知其無意於我。我之不敢東向以求人者正爲衛之誣臣無與同心故耳。我之流離尾瑣甚矣而人方且交然感服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是真絕意於我也。人旣若此我復何望不如謀歸故國之爲愈矣。詞若責人意實勤君與前篇同一憂國愛君之心若作責人觀則忠臣之意泯。

矣

施丘

孔氏頓遠曰釋邱云前高後下曰施丘王誕

姚氏炳

氏應嶧曰寰宇記施丘在濟州臨河縣東毛傳訓說爲獨無義說與覃過猶葛覃之覃也書之疑數亦

毛傳

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說從延有延長意此說較優從之與

孫恒

曰與與我伐以姚氏際恒曰能

狐裘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玄

狄也義較優以左右之日以

狐裘

紳友以褐之注君子大夫

士蒙戎亂貌言不東黎在衛西故入衛必向東

瑣

細尾末流離

漂散襄姚氏際恒曰襄當從毛傳謂威服貌曹氏漢策曰今大

夫襄然爲舉首師古注曰襄然威服貌鄭氏謂笑貌謬

集傳韻妄笑耳來耳

貌蓋本鄭也充耳也

施丘

九日四通韻

處語與同

本韻

久叶五有以四叶

簡兮

戎東東同聲本韻

子姻耳同本韻

韻

賢者自傷失位而抒所懷也

簡兮

方將萬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俱侯

公庭萬舞

分別聲入

無名口

舞地

簡兮

方將萬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俱侯

公庭萬舞

誠然遐想有高子
一世之志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韁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韋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朝

右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從集序傳皆言賢者仕於

伶官之辭惟序則以爲刺不用賢傳則以爲賢者自作且有輕

世肆志之心立說各異姚氏際恒亦主序言以爲玩世不恭何

以稱賢必非賢者自作乃詩人贊美賢者耳愚觀末章非賢者

不能自道其胸臆餘亦未見有玩世不恭意乃集傳誤訓簡兮

簡兮以爲簡易不恭意故並下文亦疑其爲誇大詞遂使才德

兼俊之士變而爲輕狂傲慢之徒如禡正平羯鼓三搘解衣磅

礴一流人物夫豈三代以上學歟此皆傳注者之過非經過也

觀其自叙將欲習舞先簡舞人次定舞日再擇舞地而舞分文

武其武舞也力必如虎轡必如組方爲稱職其文舞也籥必左手罷必右手乃能如儀及其旣事錫爵於公無慢容亦無怍色頽如渥赭裕如也而可不謂之爲賢乎又何嘗有一毫自恃其賢玩世不恭以致憚乃公事耶特其抱負不凡有不盡是而止者蓋所挾者大所見者遠故不禁有懷西京感世而慨然想慕文武成康之至治不復得見於今日因借美人以喻聖王而獨寄其遐思焉後儒不察一見詩中有碩人如虎等句遂指爲誇大詞又見卒章忽追憶及於西方美人更疑其爲思遇明主以見用於是多方擬議或以爲狂或以爲賢要非當日賢者所肯受亦非當日賢者所能辭可不慨哉

簡範氏際恒曰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萬舞者舞之總

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範氏際恒曰萬舞商頌曰萬舞有率則其名已久毛傳謂干羽按干爲武舞羽爲文舞樂文武音鄭氏謂干武則單指武舞因引左傳振萬之言以萬舞爲武舞與諸說異存參

日之中範氏曰孔氏曰月令仲春引月令仲春

謂二月日夜中也亦過碩人碩大也宋氏道行曰稱人而曰碩人不必重看對下有力如虎可知

侃侃大貌宋氏曰指體亦帶威儀說

響也韻組織緣爲之響如笛而

類達已樂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程雉羽赤渥孔氏類達得舞名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是也程雉羽赤渥旦渥者浸潤之赤色言其顏

錫爵徐氏鳳形曰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

名言錫爵重主入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

君命也下濕者傳曰斧一名大苦莫

櫟似栗而小隔似地黃卽今甘草也

處語通韻 倏叱舞虎粗碰撞本韻 篪十程叶直角

反芻葉叶韻 樓射一斧斃人真一通韻

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娶彼諸姬聊與之謀知。南。經。之。箇。能。故。日。尋。與。謀。

衛何謀之有
問及姑姑伯姊不
夫妾媵身分
賦于禡又缺于言
是虛想後地而已
并眞發也復既不
成則唯存恩情以
易我妻耳

出宿于沛飲餕于禡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夫人若行此當歸故
二章出宿于干飲餕于言載脂載翠還車言邇邇臻于衛不瑕有害
儀書
三章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酒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自。莫。內。思。
四章

右泉水四章章六句序言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見志集傳因之然詩詞未見有父母終意何氏楷則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爲許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大國之作姚氏際恒駁之以爲無證而且多複句非一人作又疑爲許穆夫人媵妾之詞而終不敢定愚玩此詩與竹竿雖同爲思歸之詞而意旨迥殊竹竿不過想慕故國風景人物及當年遊釣之處而此則直傷衛事且爲衛謀與載馳互相唱和也

載馳云載馳載驅馬喩衛侯此則云飲餽于禰飲餌于言載馳
云驅馬悠悠言至于焉此則云思須與濟我心悠悠載馳云控
于大邦誰因誰極此則云娶彼諸姬聊與之謀載馳云大夫君
子無我有尤此則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詞鋒相對語無虛設
非唱和而何至其立言亦各有禮嫡本欲咎大夫君子媵則但
問諸姑伯姊嫡本欲控于大邦媵則但謀彼諸姬嫡欲馳至於
漕媵則但思須與漕嫡欲歸咱衛侯媵則但餌于禰于言嫡媵
口吻各如其分絕不相陵故又知其爲妾和非夫人作也蓋媵
亦衛女故同關心亦人情之常耳若但云思歸甯不得而作則
婦女之歸前與不歸甯有何關係而必存之以爲後世法耶姚
氏既疑爲媵作而又以爲無證不知其何所謂證也唯此詩既

與載馳爲唱和則當序載馳後而乃編諸鄉風內則不可解

東晉

泉水

卽今輝縣水名出今彰德府林縣

濟文調蔡可從詣

姬周同姓國也荀姬姓故欲與謀以復備也

夫人欲控大邦妾姊可也何必謀

地各王氏鹿邑地理志禹貢廩亦地名

州襄字記大縣在曹州北七十里諸姑伯姊劉氏瓊曰夫人之嫁必有姓婦

亦有侄姊皆謂之媵凡八人案此諸姑伯姊則夫人之媵妾矣

也前云謀彼諸姫者謀復衛于同姓之國也此云問我諸姑者

商商人之行於同輩也胡意絕不相侔而集傳與謀干言

二地名王氏均謂諸姫卽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也薛氏應麟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千言山李公膺以脂膏塗市

縣曰柏人邢州兗山縣脂膏俊也

言山柏人邢州兗山縣脂膏俊也

名王氏

但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也薛氏謂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也

車軸頭金也

但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也薛氏謂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是夫人性

但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也薛氏謂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重複兀雅耶千言

淇

支

恩同謀

十一尤叶

叶韻

禰

弟同

姊

通韻

干

卜四

言十三

通韻

邇

卦書九

通韻

泉一

允歎十

通韻

悠

尤十一

愛四

本韻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莫知二字是坐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棄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一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禍謗我已焉哉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造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禍推我已焉哉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右北門三章章七句此賢人仕衛而不見知於上者之所作觀其王事之重政務之煩而能以一身肩之則其才可想矣而衛之君上乃不能體恤周至使其終棄且貧凶不足以畜妻子而委之於天而已

有交誼之憂外不足以謝勤勞而有敦迫之苦重祿勑士之謂
何而衛乃置若罔聞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則衛之政事不從
可知哉夫以國土遇我者以國土報之以庸畝遇我者以庸畝
報之亦屬事所常然而詩乃隨遇安之蓋心竭力爲所當爲行
所得行而已迨至無可奈何則歸之於天不敢怨懲於人而可
不謂之爲賢乎若使朱買臣蘇季子二人處此不知如何揣摩
時勢以求一售必力爭夫世之所謂勢位富厚者以誇耀於妻
嫂不洩其憤焉不止誰肯終受室人交誼哉以彼方此則品誼
之懸殊爲何如也然必曰出自北門者抑又何故在衛北此
或鄉士所爲亦未可知

朱買臣

江氏續述曰釋言云養貧也則貧妻爲一此終棄且貧

妻

爲二事之辭故棄與貧別妻固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

則可以自給何氏楷

范氏處義曰王事

政事

范氏曰政事
上所命之事也

政事

職所治之事

也適之一猶皆

也

坤厚

適責教

也

摶說文

濟云排擣

摶說文

門元

殷文

貧真

觀十五刪叶

通韻

之支哉

仄十通

韻適陌

益韻

本韻

敦十三

遺四文叶

通韻

之支哉

仄十通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共邪既亟只且章

北風其喈

雨雪其霏

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

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章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

攜手同車

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章

右北風三章

章六句

姚氏際恒

云此篇自是

賢者見幾之作不

必說及百姓是蓋見幾唯賢者乃早百姓豈能及也愚觀詩詞始則氣象愁慘繼則怪異頻興卒皆不祥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妖孽頻興造詣奇
國似古童謡

氣象愁慘

有妖孽時也赤狐黑鳥當時或有其怪或聞是謠皆不可知總之敗亡兆耳故賢者相率而去其國也但不知其爲衛作乎抑爲邾言乎若以詩編邾風內則當爲邾言爲是與首篇柏舟憂讒憤亂之作相應蓋彼知其將亂而不忍去此則見其將亡而必速去一明哲以保身一忠貞而受禍雖曰時位不同亦各行其志焉已矣

集韻

雩

盛惠愛虛

詭邪

陸氏德

明日

亟急

只且

歐陽氏脩

旦

亟只且

者言無暇

喈疾聲

狀名陸氏

但曰舊說

以狐有媚珠

寃徐富亟去也

也

狐善變

其爲物妖淫故詩以刺惡

烏

陸氏但曰鳥

一名鴟

全黑

靈

涼陽

雩行並

本韻

邪

音徐且

同本韻

喈仇

靈五歸韻

同

通韻

狐

比鳥

同

車

六

通韻

城隅二字是題眼

女美三字是題實

惄心滿意之至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靜女其娈。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音悅}。文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軫

右靜女三章章四句序謂刺時毛鄭推原其意謂陳靜女之美德以示法戒集傳則從歐陽氏說斥爲男女相期會之詞夫曰靜女而又能執彤管以爲誠則豈俟人於城隅者哉城隅何地抑豈靜女所能至也於是紛紛之論起呂氏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已屬勉強穿鑿而呂氏祖謙更主之以爲此述古者以刺衛君至謂搔首踟蹰與關雎

之寤寐思服同爲思念之切亦何無恥之甚耶夫搔首踟蹰何可與寤寐思服同日並語說詩至此真堪絕倒且媵女進御君王何煩搔首不見必說不去然至此論者甚多雖橫渠張子亦所不免觀其詩曰後宮西北遼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可見然則城隅靜女果何所指而何謂乎曰城隅卽新臺地也靜女卽宣姁也何以知之案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在漢州鄆城縣北十七里孔氏穎達曰伋妻自齊始來未至於衛故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以要之此所謂城隅也所謂俟我於城隅之靜女也宜姜初來未始不靜而且姝亦未始不執形管以爲法不料事變至於無禮雖欲守形管之誠而不能卽欲不俟諸城隅而亦不得也然使非其靜而且姝則宜公亦何必爲

此無禮之極乎詩故先述其幽閒窈窕之色以爲納媿張本當
其初來止於城隅之新臺以相俟宣公只聞其美而未之見已
不勝其搔首踟蹰之思及其旣見果靜而且變則不惟色可取
性亦可悅而女方執形管以相貽煌煌乎其不可以非禮犯則
此心亦自止耳無如世間尤物殊難自舍則未免有佳人難再
得之意竟不顧惜廉恥自取而自納之亦悅憚女美之一念陷
之也又况美人自外擣來土物以相助贈又不啻珍重而愛惜
之夫豈物之足重耶亦重夫美人所貽耳擣翠宣公好色無禮
逆理亂倫醜態可謂窮形盡相不遺餘力矣特其詞隱意微不
肯明斥君非故難測識追至下章新臺則直刺無隱愚故知此
亦爲宣公發也

談笑而道之

音考卷之三



靜
同
猶
美

色
城
隅

指鄆城北產新臺地

也
黃氏一正

煩急則手震其首

腳
蹠

行不前也

好
形

管
毛氏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形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舞
赤

牧郊外歸亦歸

黃茅之始生者城氏姬曰黃茅也古茅所

也
歸

以繩物易日繩用白茅此茅其繩形管

者
洵
信



妹
七

同
躡

本
韻

鑿
十六

管
十四

通
韻

燁
五

美

無
通

韻
異
雖

附
上

本
韻

新
臺

刺
齊

女
之

從
衛

宣
公

也

新臺有泚河水澑澑燕婉之求適條不群草新臺有酒河水澑澑
燕婉之求適條不殄鯉魚網之設鴻則罿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草三

右新臺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刺衛宣公也大序謂納伋之妻作

新臺於河上而娶之國人穢之而作是詩事見春秋傳固無可疑而集傳既引其說又以爲於詩未有考不知何意愚謂此刺宣姜之作非但宣公也靜女篇以刺宣公爲主而帶及夫人此篇以刺夫人爲主而愈醜宣公何也婦人從一而終不可改行易節宣姜豈未之聞歟當其初聘本爲伋也娶迨至新臺乃爲伋也母此稍有廉恥者所不忍聞尙腼然立於人世乎使其執意不從宣公雖暴亦無如何而乃柔情懦志將順其惡以至逆理亂倫爲千古笑雖曰非其本意亦豈能辭咎哉故國人明指其臺與地直刺厥非曰此非新臺乎何其明且峻也其下河水瀰瀰互相浸映又得佳麗鎖贈其中則山川尤爲生色即此臺中人亦覺燕婉可遂而豈知其得此醜疾人乎夫此醜疾之人

其俯仰固不足以對人而爾夫人國色無雙亦甘心遺與能無
有媿於中所謂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醜亦甚矣吾
恐河水雖盛難洗君羞干載下有從新臺過者猶將掩鼻而去
之也詩人之意如此蓋惡之甚故亦不暇爲之隱約其辭矣

新臺

設見前雷雅四方而高曰臺

泚

劉氏并曰洗水中藻影鮮明之貌

澣澣

鄭氏康成曰蕩蕩安撫也

也

遵除疾之醜者也本竹荀名編以爲閭狀如

人之掩陋而不能解故又以名疾也

鮮

鄭氏康成曰善也酒

高峻也

陸氏德明日陞

澠澠

平也陸氏旦澠韓詩作湜鮮貌

殄

鄭氏康成曰殄

孔氏韻達曰

殷與珍古今字之異

鴻雁之雌

施亦醜疾名

施

音語云通

故儀禮注云

殷古文字作珍是也

大者

施也

施

音語云通

除不可使

施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

歐陽氏脩曰遵除儀人

不可使危戚施儀人不可使仰明其俯仰有媿

云耳

此四句

同鮮十六韻叶

叶韻

澠

美節反

珍十六韻叶

離四

同施

本韻

情道急切無暇事
道臣子其小指點
情形言流傳外

二子乘舟 謂衛伋壽以遠行也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章

右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序傳皆以爲伋壽爭死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古今說者都無異詞而姚氏際恒獨以爲事與詩不合疑之曰夫殺二子于莘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子亦未審並行衛未渡河莘爲衛地皆不相合古人亦未嘗見不及此但求其解不得故多方附會以爲之說或以乘舟爲比歐陽氏說或造僞序與詩合劉向新序皆不免固哉之謂然此詩含却二子亦無他解况序於新臺後則其迹尤顯然可見但詩人用意甚微而婉不可泥詩以求事尤不可執事以言詩當迂迴

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後得其意旨之所存詩非賦二子死事也乃諷二子以行耳意以爲孝子事親當先揆理苟有當於理雖違親命亦於天理人情無傷若沾沾固守小節不達權變非徒有害於身亦且陷親不義其於理又何當哉夫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是也焚廩沒井非不極人倫之變而卒能保身以格親心所以爲孝之大使二子能見及此必乘舟同往汎然遠逝共適他邦以避禍患盜賊雖兇亦無從要而殺之柰何徒拘小節同殉一死與晉世子申生先後如出一轍豈不痛哉吾願二子之行也二子其能無意哉詩意若此亦非甚歟姚氏執事以案詩固自不合卽諸家曲爲之說亦豈能得意旨唯其詩之作或譏之於未行之先或傷之於既死之後則難應定蓋二義均有

可通故也

二子

謂伋
壽也

乘舟

渡河如齊也王氏應驗且水經注京相璠
日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

縣東有二子廟
猶謂之孝祠

景

古影字劉氏理曰葛

養

捨藻藻愛不往

逝

往

不瑕

姚氏說見泉水

櫟

叶舉兩

養

二
叶舉兩

韻

逝

八
叶舉兩

害

九
叶舉兩

通韻

以上鄉詩凡十有九篇

舊說云鄉既入衛詩皆衛事而仍存

其名且居變風之首今細玩之大抵

皆忠臣智士孝子良朋棄妻義弟之所爲中間淫亂之詩

僅靜女新臺二篇又刺淫之作非淫奔者比不知何以居

變風之首蓋變風云者時變事變詩亦與之俱變故其音

與體不得不變也而衛爲殷墟又朝歌舊地故以衛次

周召而鄉更居三國之首首鄉所以首殷此編詩次第也

其十九首中有可實指爲衛詩者有不必皆衛詩而亦編入其中者如莊姜四詩及榮鼓靜女新臺二子八詩的爲衛事無疑而八詩中又僅莊姜四首爲自作餘四首尚不知爲誰氏筆式微旄丘則外臣之稱於衛者泉水則衛女之作於他国者不唯非衛人抑且非衛風顧何以謂爲衛

論耶舊說又謂鄭既亡不得有詩而衛人所作仍繫之都者存其音耳都雖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然則莊姜非衛不居當歸衛女雖生於衛而嫁於許詩亦作於許其音與都更不能同而何以雜乎都而不嫁於亂乎故愚謂都詩十九首除莊姜自作四首及黎臣二首衛女一首外餘皆可為都人作或以都人而歌都風或以都人而咏衛事餘猶抑或作之於其國未併入衛之先或作之於其國既併衛入衛之後均之都音均可謂之都風唯既別其音於都與衛入衛之分而又以衛詩雜入都音之內且以他國之偶闕正之全諸儒過信反魯樂正之言不敢妄生疑謹故自爲之說獨然古序尚可僞爲篇次能無錯簡觀於本風莊姜已自頌而偶亂也可知已何必巧爲之譖爾

詩經原始卷之三終

職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四目錄

國風

四

關雎十首

柏舟 貞婦自誓也

牆有茨 刺衛宮淫亂無檢也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宜姜也

桑中 刺淫也

鵲之奔奔 代衛公子刺宣公也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再造公室也

螻蟬 代衛宣姜答新臺也

相鼠 刺無禮也

干旄 美好善也

載犧 許穆夫人自傷其國不能救衛也

衛十首

淇奥 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 贊賢者隱居有樂也

碩人 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氓 爲棄婦作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河廣 宋襄公母恩歸宋不得也

伯兮 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有狐 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木瓜 訓衛人以報齊也

詩經原始卷之四

寶甯方玉潤鴻濤氏撰

國風

四

鄉

說見前篇。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鄉城。鄭國宋此則王肅服虔所謂鄉在封都西者，非蓋山西也。

柏舟 貞婦自誓也

鄭之柏舟曰：汎汎其流。則爲中流。不
繫之舟以喻國勢之危也。此之柏舟曰：在彼中河。則爲中流。然以喻人
心之定也。然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此章首句 邉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此章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此章 邉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右柏舟二章章七句序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葬之。此詩於詩文新舊相混之間不可。謂之中流那手。

鴻濤氏

詩經原始卷之四

三十六種之三

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警樂傳及諸家悉從之呂氏祖諫更因序疑史記謂衛武公襲攻其兄共伯之言以爲共伯既蚤死矣武公卽位時年已四十餘焉得而篡弑之姚氏際恒又因此而更疑序之非以爲史記可憑詩序無據共伯爲武公襲攻入釐侯葬墓_{道也}自殺時年較武公長亦四十餘又烏得而謂之蚤死且共伯時已爲諸侯而猶謂之爲世子則序言尤悖愚謂共伯卽使蚤死共姜爲諸侯世子妃恐無夫死再醮之理然則詩將誰屬姚氏又云此詩不可以事實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其言較安夫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無論貴賤均可風世序必以共姜事實之則未免失之體與國都鄉二國不幸早亡事雖無考而柏舟二詩一爲賢臣憂

讐惄亂之作一爲烈婦守貞不二之詞皆可以爲後世法又皆
冠於二風之首嗚乎二國得此二詩然後可以不仁豈漫然哉

髡髮

徒坎切

兩鬢

翦髮夾角也。凶音信。

規

慎旦頭會膚蓋也。象形孔氏穎達曰夾白

故兩髦也。內則翦髮爲辯男角女羈注夾角曰角兩鬢也。午逢

日。燭三髻也。喪大記小歎主人脫髮注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

人猶垂於兩髦。若父死脫左髦儀匹諒信只解助特

陸氏德明母死脫右髦。觀復不避謂此也。儀也諒也。只解助特

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賛氏佐曰特恩邪也。以是爲恩

如萬人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辭恩則毙之甚矣

河

歌五儀四支叶牛何反他歌叶韻

天

一先叶人真一通韻

側

十三 特恩體本韻

牆有茨 刺衛宮淫亂無檢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葬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一牆有茨不可裏也。中葬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葬牆有

茨不可束也中聲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三章

右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集傳謂理或然也衛宮淫亂未必卽止宣姜而宣姜爲尤甚其始旣失節於宣公而有靜女新臺之謂其繼又失身於公子頑而爲牆茨偕老之羞其中聲之言尙可道哉蓋廉恥至是而盡喪有詩人不忍道不忍詳不忍讀者而聖人猶錄之以著於經也何哉楊氏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祕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斯言不獨爲此發凡淫亂之詩均可作如是觀後世漢唐呂雉武曌之類皆宣姜後塵聖人早有以見及於此故錄之以爲萬世戒而不然者

風人所不道而謂臺人取之耶又一宣矣也而非而刺之者或在邶或在鄘衛詩中則無有意者邶鄘二國亡於衛其人心不能無所憾故多指其環而刺之至衛本國人不敢非其大夫況

顯彰君惡哉此二國雖亡是非未泯不能不存其名之一證也

茨

說文以茅蓋屋蓋惟其屋中韓文云交積材也蓋謂堅周遭茨牆則蔽固中韓室中結構深密之處

拂

十九道同醜丘叶韻

襄賦詳長陋本韻

東一讀

月辱

沃二通韻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宣矣也

音一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

音二

如之何章玼兮玼兮其之瑳也玼玼如雲不屑髢也王之瑳也象

下二音意

之玼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章玼兮瑳兮其之

其瑳也如是僅若天神帝女之下

先從某處說起何等嚴重末乃停到不敢老下二音意

陳
其淡雅也又如是
不過顏色之淡安
三言對叔安此言

展也蒙彼納絲是繼祚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革

右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序與集傳皆
言刺宣矣而辯說又未盡以爲然以爲無可考愚謂此詩的刺
宣矣無疑但讀首一句卽知其爲宣矣不可移刺他人詩全篇
極力摹寫服飾之盛而發端一語忽提君子偕老幾與下文詞
義不相連屬諸儒雖多方爲之解說終覺勉強難安非的然不
易理也豈知全詩題眼卽在此句貞淫褒貶悉具其中何也夫
人者與君子偕老之人也與君子偕老則當與君子同德與君
子同德乃可與君子同服天子命服以爲一國母儀今宜姜之
於君子也何如乎其始也爲伋子妻其繼也爲宜公妾及其終

也又爲公子頑配則其所與爲偕老之人尙不知誰屬其不淑
也亦甚矣又將如此法服何哉故當其嚴妝而舉祭祀也副笄
以飾其首闕翟以章之身髮如簪而眉益秀象作拂則玉爲瑱
不啻天人之下降而帝子之來臨何其盛也望之者不儼然一
國母儀乎及其靚妝以見賓客也則禮衣而蒙以綢緜縫粹而
爲之束素目以清而愈明額加廣而彌豐又不啻傾人城而傾
人國何其如也望之者又非復前日母儀之可重矣則卽此服
飾之間一轉移而輕重不同也如是則其人亦可知已豈尙堪
可與君子偕老乎卽其君子欲與之偕老抑豈可得乎此非宣
姜之謂而誰謂歟是詩也春秋法寓焉矣至其藻采之工音節
之妙則姚氏際恒謂爲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

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所能釋者

副祭服之首飾綢髮爲之劉氏然旦王后首飾曰副
審也注副者弁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紩懸瑱而雅釋註
次長之稱弁民復京曰笄笄二物笄垂於當耳笄橫於項上
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紩懸瑱孔氏頴達曰王后首飾曰副
所城不可如據此言侯伯夫人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魏氏
所城不以玉爲之惟祭服有笄笄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而鄭氏云珈玉爲之狀如小菱兩角向下廣五分高三分予家
之數枚漢時三代玉物矣均土中未出人間故未見鄙儒以
為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真哲說也此言其襲尚
詳存委委佗佗徐化佗安重如山如河而雅釋註
鄭氏頴達曰委委佗佗徐化佗安重如山如河而雅釋註
之法度之服也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
而揜蓋謂之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
夫人之服自揜蓋而下如王后焉嚴氏榮曰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
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也王后焉嚴氏榮曰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
夫之服也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者謂揜蓋謂之象服

也如雲笑而不屑。屑就文動作切切也。不屑不切于用也。顏氏深非屑爲道。是鬢也。猶今之假髮。袁十七年左傳曰衛莊頗塞耳象。象骨。揷孔氏穎達曰以象骨揷。以爲呂翫。是也。頗也。因以爲備名之曰揷。揚秀爲美故以揚見稱。哲也。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備容貌之盛。見者驚。亦鮮。展衣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展衣字悞。禮記作禮衣。孔氏穎達曰。王藻云。一命禮衣喪大祀曰世婦。以禮衣是禮祀作禮衣也。展爲聲。悞從。禮。繕。當著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夏則裏衣。繕。禮爲正裳也。繕。繕。孔氏穎達曰。葛之精曰繕。其精尤細靡着。而綾。綾。東漢童集傳曰。以展衣蒙絲絡。所以自飾。物也。謂清視清。謂額角。謂豐滿也。

桑中刺淫也。
珊瑚六麻叶五河同宜四支叶何數叶韻翟叶十二叶韻
齐掩替帝同叶韻辰十六叶叶律元十三韻附十五媛元十三叶韻

三人三地三物各
有所咏不同而所
则一章所咏中寓
活

爰采唐矣。沫之濡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一章爰采葵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二章爰采蘋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三章

右桑中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刺奔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集傳亦主其說
而惟以爲奔者所自作則與序異蓋其意以爲刺人之詩不應
曰期我要我送我又自陷其身於所刺之中是誤讀詩詞而未
嘗深探其旨耳夫詩之所咏曰唐曰葵曰蕎匪一其采矣曰沫
曰沫北曰沫東又匪一其地也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更匪

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之者則必於桑中之上宮與淇上豈一人一時所期而三地三人同會於此乎抑三人三時各期所期而三地三人畢集於此乎以一人而賦三時三地之人之事則其人必不能分身以自陷於所刺之中可知矣而猶謂之爲自咏其事也何哉賦詩之人旣非詩中之人則詩中之事亦非賦詩人之事賦詩人不過代詩中人爲之辭耳且詩中事亦未必如是之巧且奇同期於一日之中卽同會於一席之地是詩中人亦非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特賦詩人虛想所采之物不外此唐興麥與葑耳所遊之地不外此洙之鄉洙之北洙之東耳卽所思之人亦不外此姜之孟弋之孟與庸之孟耳而此姜與弋與庸則尚在神靈恍惚夢想依稀之際卽所謂期我要我送我

又豈真嫋嫋其來冉冉而逝乎此後世所謂無題詩也李氏商
隱詩云來是空育去絕蹤又云畫樓西畔桂堂東使真有其人
在則又何必爲此疑是疑非若遠若近之詞使人猶疑莫定耶
然則刺淫之詩亦謂之亡國之音者則又何故夫音由心生詩
隨時變故必有是心而後成是俗亦必因是俗而後爲是詩詩
與風爲轉移時因心爲隆替聞其音而知政治之得失讀其詩
尚不知其國之將亡乎古來亡國之音桑間與漢上動輒並稱
雖未必專指此詩而此詩亦其類也藉使空言亦闢世運聖人
取以爲戒固不徒爲淫者發卽作詩者亦不可不深長思也

集解

唐

象菜也

一名鬼絲

一沫

衛邑也

書所

上宮

王氏應麟曰

通典衛

州衛縣有上

宮臺

要

猶迎

七

春秋定姒

公駁作定弋蓋杞

詩見舊傳曰

之

文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壽前谷風篇

本庸姓

之

國漢有唐光及膠東肅生是其後也傅氏曰蓋唐當是鄭國之姓鄭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周易傳本韻

中一宮

本韻

下二

上三

諺叶韻

典上三環叶麥十一北十三弋通韻

卦冬

東

肅冬

通韻

鵠之奔奔代衛公子刺宣公也

鵠之奔奔鵠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鵠之彊彊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二

右鵠之奔奔二章章四句序謂刺衛宣姜集傳以爲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鵠鵠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反以爲君君卽小君指宣姜也嗚乎此言出天理絕人道盡矣宣姜之于惠公親生母也親有過子唯當泣涕而誓諫之諫之不從諱之可也逃之亦可也而乃爲

此惡言以刺之有是理乎斃曰國人所訖言之無傷然必其人倫行先喪而後謂人之倫行無傷耳且其詞義亦甚難解以兄爲頑則君無所指卽上說解君爲小君其過強以君爲惠則兄將誰屬以人指宣公而我爲君之弟姚氏際恒曰均曰人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寃姦也大抵人卽一人我皆自代而爲兄爲君乃因君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兄與君似無所礙而君之弟又何人此皆難通之論也詩必有所謂但一時不得其解耳且其詞意甚率未免有傷忠厚構有次一章雖曰直言無隱而猶作未盡辭此則直唾而怒罵之尙可爲詩乎哉或有別解則未可知存而不論焉可也○即使姑從姚說亦必曰人雖無貞我不敢不以爲兄不敢不以爲君語方和平不失溫柔之旨且當作代衛公子刺宣公作庶幾有合於詩耳孔氏韻達曰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之禁

也亦較集傳爲
燒唯君未有辨

鶴屬冠氏宗廟曰鵠初生謂之畢鵠至初秋謂之奔奔左
作貢強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陸氏德
責彊彊明日韓詩云奔奔強采匹之貌

彊兄入轉韻 奔元三君丈三通韻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再造公室也

總百庭因大規
追叙卜桑之始
於吉勤勞以政當
庶乘心句是全詩主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梢桐梓漆爰
伐琴瑟一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吉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乘心。塞淵踐牝三千章。

右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序謂美衛文公也。集傳云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與春秋傳合。

固無疑義而僞傳乃以魯僖公城楚丘備戎事寘之則小人之
好逞異說惑世而誣民者也文公亦宣姜子乃能於流離播遷
後痛自損抑與民同勞共圖恢復史稱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龍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可謂盛矣然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詩云棄心塞
淵一語實爲致治根原觀其卜築楚丘也始則驗中星而重天
時繼則升壇臨而察地利終則敬樹奇而盡人力規模宏遠經
營具備而尤不敢自暇自逸躬親課農垦曆稅駕率以爲常故
不數年而戎馬寢強蠶柔尤盛爲河北巨邦其後孔子適衛猶
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愚於是嘆人生自有秉彝
非閼氣類術之亡也以其母而其興也在其子雖曰天道福善

禍淫本自無常亦足見人君擾亂反正尤宜有要不禁反覆咏嘆三致意於其際焉

定

星名集傳云定北方之宿營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官室故謂之營室

宮楚

鄖之宮也孔氏頽達曰鄭志張邈問楚宮今濟陰郡猶在濟河間今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楚故曰濟河間也

濟

河間也北揆曰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度其南屬楚

故曰濟河間也

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楚

以正南

椅桐陸氏穢曰梓實桐皮曰赤桐白桐曰梓大類同而小辨之蕭氏須曰梓

似桐而葉

漆集傳目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蕭氏須曰漆

登木中取之

以竹筒針人爰於灌毛氏莫曰虛灌虛也孔氏頽達曰文公七年七月木樹炳曰桑氏炳曰桑

境州左連傳之以望猶登有莘之墟也

丘故知升灌塗蓋地頽達曰文公七年七月木樹炳曰桑氏炳曰桑

形柔

如柔潤之於上可驗也

連

晉侯登有莘之墟也

乘傳曰景

公二十八年堂宜曰空是今赴丘有堂邑者傅高氏可自月木樹炳曰桑

勢似不應

次入桑木疑

乘傳曰

景山名也

既

見而頽是今博州堂邑博浪故墟高氏可自月木樹炳曰桑

也

中舊謂之景也

詩經原始卷之四

九

小地今意當在楚王之傍與淮城相屬而降觀之亦第望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綦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惡蒸桑不惟地名且似水名如桑乾之類益升望景皆達觀山勢降觀則近來流泉如公劉觀其流泉之觀故疑爲水是也靈雨黃氏一正曰靈雨瑞人主駕者也孔氏顓堯星命駕堯氏際也日星則言字無言侯之命禮亡未問俗星范氏虞羲曰謂戴星命駕堯氏際也日星則言字無言侯之命落舍止乘貴也塞也淵深也鄭氏泉曰懷國崇根本之圖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其之不若猶之策而不狃乎近駢牝馬七尺以上曰駢孔氏顓堯曰三千首達也以互見故言駢牝馬與牝馬也

標韻

中東宮

本韻

曰四

室果漆瑟唯

本韻

虛

六角叶

楚

諸叶韻

堂

陝京入

桑殘

七轉韻

零

帆人對

一

田先

滿千

極通韻

蝦蟇代衛宣姜答新臺也

天地淫邪之氣也。
而私財東西無定。
以比宣公可謂可
鄙而看。

蠱。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于西。崇朝其
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軒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
知命也。三

右蠱蠱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止奔也。大序以爲衛文公能以道
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肯樂傳本小序而又疑大序之歸美
文公爲未有考。大序固屬附會。小序亦未得其要。此詩若以刺
淫爲辭。則遠父母兄弟及大無信不知命之言。終覺費解。何氏
指以爲刺宣公。尊後婦事。則大無信不知命之言。頗爲近似。然
邶風已有新臺。此不當更又有詩。姚氏際恒駁之是矣。但此詩
合却宜妥。別無他解。蓋與新臺相爲唱答耳。唐人唱酬詩體。彼
此意同者。曰和。彼此意異者。曰答。新臺以刺宣姜。故詩人又設

爲宣姜之意代答新臺互相解嘲亦諷刺中之一體也其意若曰予之失節豈得已哉予固一弱女子而又遠自齊東來嫁衛西父母兄弟均無所依當其初來亦以爲兩姓昏姻不爽夙約詎料衛君其人心懷叵測只戀新昏之美罔顧倫常之重竟奪子婦是無信也是不知天緣之自有命在也予時雖欲無從其如父母兄弟遠在他方無所控告何哉亦如螻蟻之在天未氣本淫邪而莫之敢指一任其朝見西而暮見東忽爲晴而忽爲雨亦未如之何也已依此解去全詩豁然臺無滯礙特無實證未敢遽定故但申其意旨如斯而已

集傳曰螻蟻虹也而與雨交侵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陸氏徑明日螻蟻爾雅作螻音同孔氏穎達曰釋天云螻蟻謂之螻蟻虹也郭璞曰俗

名爲羌人音義云虹蜺出色鮮威朝濟濟升也周禮十虹九日者爲雄雉曰虹蜺者爲雄雉曰蜺濟注以爲虹蜺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鄭氏際恒曰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崇經也謂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四方終其朝則雨氣應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是此義今入多見晚虹而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卧而未見故謂朝虹惟止雨

指韻

第八通韻

人對一姻

本韻

信十二命二十一通韻

相鼠 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章一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仁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三章

右相鼠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無禮諸家皆然唯舊說多云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則未免輕

視禮儀獸皮之不若矣夫麟鳳尚有威儀龍馬必多精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義以制心威儀以飭躬也倘去此威儀禮義而不之檢則是卑污賤惡不過如鼠之徒有其皮與齒以成其體而已矣雖欲求爲禽獸之長而不可得況人也乎夫人也而禽獸之不若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固不如速死之爲愈耳若此解詩語意方能圓到或又謂此衛文公訓誥臣民之辭亦頗近是存之

避鼠蟲之可踐惡者陸氏佃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避鼠亦或謂之拱鼠宮氏祖謙曰韓愈聯句云禮鼠止客止避也

拱而立止也避也

皮四儀爲施本韻

齒四止俟施本韻

禮四禮同死細

通韻

干旄 美好善也

于于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紩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一章
于于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貞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二章

于于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三章

右干旄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爲美好善從之。惟大序謂爲文公。
時作集傳。與姚氏均有所疑。然史稱文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則以此詩屬之。亦無不宜。惟蠻蠻非是此。又不可不知也。夫人
君朝夕所與圖。議國政者。賈大夫也。而賈大夫所賴以贊襄國
政者。二三有道仁人君子之深謀。碩畫。相與以有成耳。而此二
三有道仁人君子。又不肯共立朝廷。或伏處城郭。或遠在郊畿。
非有好善樂道之君。曷分下交之臣。不肯親詣。而往訪之。則雖

有深謀碩畫亦無由達此上下之情所以隔而三代之風所以
邈也茲何幸文公之世而有此樂取人等之君若臣其賢大夫
則乘車馬建旌旄遠邇郊畿近訪城邑廣潤周誥以臻上理則
其君之廟精圖治孜孜不倦者亦可知已爾二三有道仁人君
子亦如西方美人之繁人懷思也久矣其亦可以無事深秘開
誠而布告之也但不知其將何策以獻耳此詩人所爲深思而
切盼之不禁形爲歎詠以紀一時深幸之心者也蓋衛之君臣
至是而慮事深望治切非復前日之淫亂無禮耽于汰樂者比
故其終能恢復衛室而再造侯服者亦有以哉

子子特出千旄集傳曰干旄以施牛尾注於渡衛邑紂繢
之貌干旄既干之首而達之車後也名紂繢
謂繫於旌旗之體謂繫未之垂者須以繩縕之使相連參四
也孔氏頑達曰以素繩爲線繩所以延此旌旗之旒縕也參

之兩服兩駕鄭氏通曰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駕。朱桓曰：郴風靜女其妹，鄭風彼姝者子皆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妹似覺未安。宋氏舊曰鳥隼於旗，鷗鳥爲飾。周禮司考工記爲旗七旒以象鶡火。宋氏舊曰：鳥隼於旗，鷗鳥爲飾。以其注施於干首謂之干旌。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旌。其實都下邑皆旗也。都五之六之。由少而多言。祝屬也。王氏安石曰：組中言組怒。言祝也。

旌四聲

郊能通韻

紩四聲

四昇並本韻

旗魚部庚通韻

組妣五

同予歎通韻

旌八城

同本韻

祝屋六

同告沈通韻

載驅

許穆夫人自傷其國不能救衛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一

既不我嘉。不能旋輒。反視而不減我。思不遂。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而不減我。思不閟。軒跡彼阿丘。言采其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髢翟乃誠遠大夫非夫人也。此倒裝文法
無意文勢相促

再開一羅房尤朴
此乃段明至意
仍作虛想之詞

許人尤之衆稱且狂韁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軒

右載駢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從舊本此詩爲許穆夫人自傷不能救衛之作事見春秋傳諸家

能言之矣然夫人之歸衛與未歸衛及歸而未至爲許大夫所
阻又紛紛如聚訟然真可笑也夫宗國傾覆時不思恤而禮有所
制事不得施夫人甯未之聞即使迫不暇思遑遑而歸其國
已破其家已殘流離四散野處漕邑夫人雖至將安止乎此時
欲歸故國無可歸欲控大邦邦將離控夫人雖愚斷不至此
詎肯以一婦人忽遽而行狼狽而歸若無顧忌成何事體此皆
未諳人事之言也然則詩何以賦曰責許人不能救衛又不能

代控大邦而因以自傷耳首章言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已見大
意蓋夫人初聞衛破必遣其臣代已歸唁衛侯雖驅驛以至於
漕而無能爲力爾大夫縱極跋涉而我憂方難釋也使許國富
兵強足以制狄則率師赴難抑又何難今既不能如願爲我所
嘉我又不能卽時旋反以濟大河而救宗邦此亦無可如何之
勢然而我之所思則並非迂遠難行之事亦非閭塞不通之謀
特視而大夫卒多無謀卽謀亦不臧我之憂思何時能忘耶亦
將陟彼阿丘言采其蘋以察鬱積之氣已矣然吾雖弱女子亦
頗善懷而各有道無如胥許人之尤而非之也何哉以予所視
非僻卽狂何者夫旣不能馳驛赴義是無能也僻也而又多言
善惡婦亂人心非狂惑乎使我而爲男子能行其野於荒荒曠

委間則雖無救衛力亦當爲控大邦共扶危亡以成霸業但不知其誰可因依而誰實至之耳爾大夫君子尙其無我尤哉凡爾百計圖謀終不如吾一女子所思尙得其要也此雖責許大夫乎實責穆公耳觀此則穆公之柔懦無能而許人之好爲議論也可知夫人雖處巾幘實勝丈夫聖人取之以見義憤之氣雖不激於男子而猶存於婦人亦將以媿許之君若臣耳其後齊桓果復衛而成霸然後嘆夫人之所見者遠也

晉侯 喻孔氏穎達曰昭公二十五年教梁傳云弔跋涉集傳曰失國曰陪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信跋涉草行曰
跋水 行跋水行嘉善閭閈也丘偏高道尤過也跋跋蒲紅反
日涉 尤也日上行也也跋跋麥感貌控告因也極

也

侯杜一漕四錄則憂十一叶韻 反附三遠 同本韻

漢齊閣通韻

真灰行陽狂同轉韻

齊陌極十三遍韻

尤

尤十一尤叶思如之同叶韻

以上鄭風凡十篇案此冊大半皆衛詩卽載馳雖作自許而詩則鄭詩陰載馳一篇外餘皆鄭人作也觀桑中戚稱孟庸之族與姜弋並列則其詩爲鄭詩也無疑且同咏衛事而宣必以前多招風宣惠以後多鄭風蓋文公廬漕城楚地近於鄭故鄭作較多其詩尚廉厲而寡文不及鄭風遠甚惟君子惜老差奇麗而又開後人繁縟一派定之方中甚典質不佻于施亦雍容大雅其變風之正平至載馳沉鬱頓挫感喟唏噓實出衆音上然自許詩非閩鄭俗附載定中後耳

衛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河內朝歌縣尉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左傳叔仲曰分康叔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封於殷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從於帝邱今濮陽是也秦并天下猶獨置衛君凡九百

年最後絕

淇奥 美武公之德也

三章寫德容又發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僪兮。赫兮咺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僪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諛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寃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右淇奥三章章九句此詩道學極矣試問篇中有半點塵腐氣否使宋人爲此又不知作何妝點乃能成篇世之墨守宋學者胡不取此而熟誦之首章以綠竹興起斐然君子言彼學問切磋以究其實琢磨而致之精次章言威儀冠弁以表尊嚴之象充耳而飾光昌之容三章言成德金錫則比其精純圭璧而方

茲溫潤均各帶其儀容以贊美之蓋德容根乎心性內美既充
外容必威未有德成時然而不見面貌者故但卽威儀動靜
間已知其學之日進無疆也始雖瑟惄赫咺猶有矜嚴之心終
乃寬夸綽夸絕無勉強之迹故篇末又言及善謔以見容止語
默無不雍容中道詩之摹寫有道氣象可謂至矣卽武公一生
學術次序本末不差又何嘗有道學嫌哉此古人用筆之妙也
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築佐周平戎有勸王室國語又
稱其耄而咨儆於朝愛戒不忘今觀詩詞究不信然然則初年
箕弒晚成聖德英雄聖賢固一轉念間哉

頌

與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斐

匪

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琢而復磨言治之有微而益致其精也姚氏際恒曰切磋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解又全引大學之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爲道學琢磨爲自修瑟箇爲恂惲赫咺爲威儀此古文斷章取義全不可据豈有切磋琢磨四字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箇赫咺別爲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釋爲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瑟於莊狹曹氏粹中曰瑟其爲解詩而用以解詩豈不謬哉瑟績客也如瑟彼玉瓊之瑟間威嚴咺宣著謾忘充耳瑱瑩美石也天子玉弁皮弁也曰皮弁所以會髮鄭氏康成曰會謂弁緒也禮記檀弓注魯之緒中飾之以玉璪璪而處狀似星也謂牀第卽牀樣也金錫集傳曰言其圭璧集傳曰言其寬宏裕闊大猗歟辭也怪曰猶倚重較卿士之車也范氏處義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也亦通三尺三寸較旣出于式上故曰重較呂氏大約曰古入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傍

續書
猗於何及碩歌磨月叶韻

個苗十五唱元十三謡同叶韻

青角璧

庚星

通韻

策

十一

錫

錫

璧

十一

通韻

綽

十

較

彤詭朱處慮

同通韻

考槃 賛賢者隱居自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寢。
獨寐寤歌。永矢弗谖。章一考槃在阿。碩人之寢。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三

右考槃三章。章四句。此美賢者隱居自樂之詞。詩意甚明。無所謂怨。亦無所謂刺。不知序何以謂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豈以其繼洪奧後歟。不知洪奧者達而在上者之好學不倦也。考槃者窮而在下者之自樂難忘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與達均不外學。蓋唯學斯能智。天下亦

唯學乃能善一身能善其身然後能樂其樂故考槃之樂淇與
雨相形實雨相益耳詩意若曰結廬不在塵境而在溪澗之間
陋且隘矣卽或深傍曲阿曠處平陸亦不過老屋三間風雨一
牀亦何適意之有然自碩人視之則甚寬也可以爲吾之安樂
窝矣夫真人游神宇內帝王駕馭六合卽豪傑之士亦駛騁中
原陵厲無前其志豈不甚壯然非碩人所樂爲也碩人之軸盤
旋不過數畝之宮運行實僅一室之內其或游心象外亦只怠
轍環中總不出此在圃在阿在陸之際故或獨寐而寤言或獨
寐而寤歌更或獨寐而寤宿均有以樂其天也所樂在是所安
卽在是雖終其身弗忘也雖有他好弗踰也雖有所得亦弗告
也非不欲告乃無可與告者耳碩人自處如是未必無意蒼生

亦未必有望朝廷窮無損遠亦何加況敢有怨於人乎諸儒紛
紛擬議或謂其不忘君恩卿或謂其不忘君心程皆以福袁寇
碩人詎能識碩人之所以爲碩哉

以鑑考

成也鄭氏除臣曰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樂黃氏一正曰樂者樂

阿曲陵

季氏曰邁與窩同陸日陵軸張氏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任其旋轉不

出乎此之意弗告采氏善曰弗告謂不必以此樂告人非不以

也妣氏曰弗告猶不以姓

名告人之意二義均可通

標韻寬對

四言元三設同通韻阿五邁歌過疊本韻陸臣

軸宿月告沃通韻

碩人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碩人其碩衣錦裘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女譚

儀容之美千古傳

美人者無出此二

語絕唱也

車服之威

禮貼人微

邦國之富美慶之

多到底不露一毫

學而賢字自在古

外

公離私草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神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驥朱幘縞綉羃羃車服之威

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水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濶濶鯀魚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錫錫

右碩人四章章七句此衛人頌莊姜美而能賢非閔之也案春秋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序因襲傳意而加一閔字於上故集傳解此於每章下必補閔莊姜而咎莊公不見答之意以爲莊姜族類有如是之貴容貌有如是之美車服腰送又如是之威且備而猶不見親於莊公則莊公之爲人豈非狂惑人哉嚴氏采亦云此詩無一諱及不見答事但言其姻族容貌禮儀之威以深寓

其閨惜之意云爾夫娶妻必於色聯姻必於富與貴此真流俗
人之見恐非詩人意也使莊公之見莊姜卽驚其姻族容貌廢
妻之威不禁心搖目炫遂下氣柔聲以與之暱即可免狂惑諭
乎抑不然矣又使莊姜之事莊公僅恃此姻族容貌廢妻之威
不覺趾高氣揚遂恃美挾貴以驕其夫卽可當碩人咏乎更無
當也然則詩非爲莊姜咏乎曰是詩也非莊姜之咏而誰咏耶
莊姜固不徒恃其貴恃其美恃其富而自有餘於富與美與貴
之外蓋美且賢焉者也其富貴本其所自有固不足爲之異然
則詩何以不咏其賢而僅咏其爲貴與美與富而若有餘慕耶
曰詩之不咏其賢者詩之所以善咏乎賢者也托月者必誦雲
繪龍者必點睛此繪事之妙也詩亦通焉且詩亦未嘗不言其

賢也而人不覺也詩發端不曰碩人其頑乎夫所謂碩人者有
德之尊稱也曾謂婦之不賢而可謂之碩人乎故題眼既標下
可從旁摹寫極意鋪陳無非爲此碩人生色盡龍旣就然後點
睛消雲已成而月自現詩固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類是也
不然莊姜亦不過一富貴美人耳詩又何必浪費筆墨而爲之
寫照耶至不見答於莊公皆後日事非初來情詩蓋咏其新昏
時耳安知其不見答而爲人所閼歟

頑 長錦文衣裘婦也姚氏際恆曰錦衣夫人用錦衣而嫁者在塗之服也非也娶衣娶或作顓或作綱或作景背同乃釋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婿爲加景乃釋卽此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襯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駿則爲塗間辟雍也又不同 東宮居之宮太子所居 邢侯邢周公 徒孔氏頑徒曰春秋傳子奔莒襄傳曰 蘭子歸蘇氏蘭子歸近齊私婦妹之在齊杜氏頑曰邢國禪公則謂子歸在襄公

小如李云蘆亂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草揭揭也庶姜謂姪姊姊飾飾庶士臣竭武貌

頃頃同頃同微衣同妻同齊同支私同通韻同蒐同脂同螭同臚同犀同眉

四支通韻同倩同盼同計同十六道韻同效同酬同郊同瞻同紅同鑑同旌同勞同羣同勞

通韻同活同耽同發同肱同揭同肱同孽同𦶧同通韻

氓爲棄婦作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貺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車乘彼堍垣以望復闢不見復闢泣涕涟涟旣見復闢載笑載言爾卜爾筮惟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貿遷車柔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下二句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文之耽兮不可說也軒桑之色蓋愛弛一段

直逕與昔有魏家
女同一起怯
訂約懷想一段
落到底合
色感見憐一段
有悔意

色愛弛一段

歷叙勞苦及遺見
棄自然自艾如泣
如訴情至之文

跋岩研極有致
付之一嘆

落矣其黃而臘。自我不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戎。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朝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
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軒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

右氓六章章十句此與谷風相似而實不同。谷風寓言借棄婦
以喻逐臣。此則實賦必有所爲而作。如漢樂府羽林郎陌上桑
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之類皆詩人所咏非棄婦作也。觀其以
氓直起亦某甲某乙無知之人耳。特其事迹之足以爲戒故見
諸歌咏將以爲世勸焉。子禽良媒者是其初亦未嘗不欲守
禮以待媒乃情不自禁私訂梓姐後要媒妁則違禮已甚然其

不敢顯然昔祖之心則又昭然而若掲日送子涉淇者將送而未送之謀也曰至於于頓丘者欲至而不至之心也欲至不至將送未送故至愆期而不之顧敢負約哉亦無媒耳媒若果至則秋以爲期焉未爲不可也夫事既有約則心自難待遂久不至則必至乘垣以相望不見則憂既見則喜亦情之所不容已者女始癡於情焉者耳故其自嘆則以桑之榮落喻色之盛衰以見氓之所重在色不在情已又未免爲情所累以致一誤再誤至於不可說轉欲援情以自戒則其情愈可矜已李白詩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況所事者又豈蚩氓乎宜其有白頭吟也三歲爲婦甘苦備嘗而猶不免於見棄此其咎誠不在已而在氓矣然知我者其誰兄弟雖親亦將啞然相笑以爲是婦

德之不終也而豈知其爲男子之無良乎回憶總角僕猶旦
盟猶在耳詎料其反復如是之速耶夫淇水悠悠亦尚有岸原
隰浩浩未始無涯斯人也而乃忽然相棄也予之至是予之不
恩耳使其思之豈尙至是亦已焉哉尙何言哉雖然口縱言已
心豈能忘此女始終總爲情誤固非私奔失節者比特其一念
之差所託非人以致不終徒爲世笑士之無識而失身以事人
者何以異是故可以爲戒也

淇水在淇縣過頸城墻也復關臨河縣復閼城在南黃河阜
也復閼堤在卜龜蓍蓋兆卦之廟財商三百步卜筮筮體覆也
賄也沃若潤澤甚矣甚多則致耽耽樂說也圓落徂也漸漸車
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辟耽也

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以障障車之傍如夷差極至席不唾笑
彼以爲客尚故或謂之障裳或謂之壹客也涖也涖也涖

泮涖

也總角孔氏頤達曰甫田云總角卽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

也總角婦人總角未笄也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

晏晏

和柔旦旦鄭氏康成曰以信相善也旦旦耳言其愚陋欺誠

也旦旦耳言其愚陋欺誠

賓四支綱

本韻謀尤一疋

四本韻期支媒灰通韻

也

垣

元十三闕附十五漣一言

元十三遷先通韻

落計若四本韻也

垣

元二十六疑附十三單叶韻

叶韻說九

二字自叶韻也

反貧

十一叶韻湯叱裳行臘本韻

極勦三德四本韻

也

反豪

朝肅通韻累二十笑射八悼斐二十通韻怨

岸勦

也

泮

因宴十七晏十六

十五反

李翰反叶韻思支哉灰通

韻

竹竿衛女歸也

翟翟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一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玼三淇水滌滌檜楫松舟一翫言出遊以寫我憂如

右竹竿四章章四句小序謂衛女思歸大序增以不見答何氏楷則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作姚氏際恆以其語多重複非一人筆疑爲媵和夫人之詞均未嘗細咏詩辭也載馳泉水與此篇雖皆思衛之作而一則遭亂以思歸一則無端而念昔詞意迥乎不同此不惟非許夫人作亦無所謂不見答意蓋其局度雍容音節圓暢而造語之工風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時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詩固有以無心求工而自工者迨至工時自不能磨此類是已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

過一本記事珠欲求一陶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

東方子

穠簷

渠傳曰穠簷泉源卽百差渠傳曰穠鮮白色笑而見

皆笑也。鄭氏桀曰鄭柔緩也。晉身夷離也。何氏桀曰巧工也。桀也。好也。孫就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離就

文云行有節也。徐鍇玉所以節步也。

澹澹

流貌陸氏德明檜木名也。澹本亦作澈。檜似柏。

櫟韻

淇姐之同本韻

右五叶母同本韻

左哿二十讎同本韻

澹十

舟遊夏疊本韻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章二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章二右芄蘭二章章六句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誣云蓋年十五六亨卽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惠公繼少

而無禮臣下刺君不應直以童子呼之此詩不過刺童子之好
蹠等而進諸事驕慢無禮以見先進恂恂退讓之風無復存者
此亦世道人心之大轉關非細故也聖人存之亦進關爲童子
而教之之意集傳何至遽云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蓋亦震於序
言而無辭以爲之說耳

茅蘭

草名集傳曰一名蘿靡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拔

同沈氏括曰支莢也茅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

狀鷩雉也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穎氏際桓曰上
誤然骨與角無大分別既可以角爲之何不可以骨爲之耶知
集傳曰知猶智也言其容遂慄毛氏義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
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慄然垂其紳帶慄慄然有節度嚴
氏榮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遭赤水而容與祭義云蹀集傳曰蹀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蹀決也以象
脣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聞始姪氏際桓曰蹀毛傳謂蹀
案士卒禮極二大射儀朱亟三詩言拾袂大抵一物與名上

毛氏爲曰策中與
抑同首詩中借甲
爲獨甲卽狎也

無忽而來起最得
勢者亦奇秀可取

古必以意爲之枚字從書後用至今世有傳者俗名指撲块又
非所佩之块也鄭氏謂齊所以彌音手指蓋彷彿儀禮爲說然
實無杏甲策傳臣甲長也百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名也毛氏其曰甲狎也姚氏以爲近是其義亦通

支四篇知曉本韻迷悞同本韻葉十六蝶同甲叶

恰通韻

河廣宋襄公母思歸宋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右河廣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卽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衛
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從嚴說
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似覺其無謂從鄭說則爲

母恩其子本乎慈廟絕而不往止乎義於義較優然桓公雖無
義夫人不可以無情況有子乎觀襄公之爲太子請於桓公曰
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子之念母雖干乘而不顧母之念子從一葦而難杭襄公
之心安知非此詩有以動之耶母也則止於慈子也則盡乎孝
兩兩相望難乎爲情正在此際若卽位後而始思往又何以見
爲慈乎集傳從鄭說則猶未免世俗之見云

釋名 荖茶葭葭度也。虢氏際恒旦杭航通方舟後作航史秦始
中渡因置餘杭。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峽也。餘航通左傳吳
國有餘皇一作餘航隋四條杭舊名置杭州乃航航本字也。一
箇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冰時布一箇小船也。
來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果哉不待因哉矣。刀孔氏韻
達曰刀說文作𦥑𦥑小船也。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舡三百
斛曰刀。嚴氏祭曰刀舸古字通用。虢氏際恒旦亦作刀舸。

杭七望月本韻 刀朝二本韻

伯兮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是然國間中無此詩矣此謂此謂

伯兮。煖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驱。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軒焉得誼。草言樹之。昔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右伯兮四章章四句此詩不特爲婦人思夫之詞且寄遠作也
觀次章辭意可見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故曰爲王前驅曰甸伯之東鄭在王國之東非衛東也詩不
過一婦人思夫作耳何錄乎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
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恩以聞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遍天下之志

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
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育其君
上閭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
乎此也此詩室家之怨切矣始則首如飛蓬髮已亂然猶未
至於病也繼則甘心首疾頭已痛矣而心尙無恙也至於使我
心痺則心更病矣其憂思之苦何如哉使非爲王從征胡以至
是後之帝王讀是詩者其亦以窮兵黷武爲戒歟

伯伯叔尊稱也或其夫字號也英矣范氏盧義曰父長尋有四
草名蘋生風飛散亂果果明也首疾頭痛譏尤氏穎達曰譏訓爲忘非草
忘之草耳草既不可以忘事故曰焉得也毛傳謂草令人忘憂者非說文以蘋爲蕙者尤非詩家多用蘋陽忘憂埋憂嘆恨

等字皆寓言
非眞物也

背鄭氏際恒已背堂背也堂面晦病向南堂背向北故背爲北堂晦也

揭九朱

同本韻

皮七驅同本韻

東一躉同客二通韻

日四飴同本韻

背十一瘠同本韻

有狐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有狐穀穀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一有狐穀穀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一有狐穀穀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三

右有狐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刺時大序以爲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廟焉已非詩意樂傳竟以爲有寡婦見無夫而欲嫁之不知何以見其爲寡婦何以見其爲無夫更何以見其爲而欲嫁之夫曰之子則明明指其夫矣曰無裳無帶無服則明明憂其

夫之無裳無帶無服矣以有狐作比者狐性善疑雖日在淇梁
淇厲淇側而終遐疑不渡故曰綏綏也此必其夫久役在外淹
滞不歸或有所戀而忘返故婦人憂之以爲久歸逆旅必至金
壺麥飯而難歸耳本無他義亦少深情聖人存之不解何故

綏

狐款名性淫而多疑

綏綏嚴氏繫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安綏之意也狐性多疑殺殺則可行而退疑也

采

擣也屬深水可涉處也

所以申束衣也

韻

梁陽

裳同本韻

厲八帶表通韻

側職十三服一屋叶蒲北反叶

木瓜 謂衛人以報齊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章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章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

也永以爲好也

右木瓜三章章四句此詩本朋友尋常贈遺之詞而序言美齊桓公也解意絕不相類豈有感人再造之思乃僅以果實爲喻乎故集傳反之以爲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又不知其何所謂篇中並無男女情安知其如靜女類集傳於詩詞稍涉男女字卽以爲淫奔之詩說詩如此未免有傷忠厚恐非詩人意也夫詩中固有淫奔者然非實見其所以然不可概指爲淫奔如此詩絕無男女字而何必指其爲靜女類耶小序雖僞必有所傳以爲美齊桓公非盡無因蓋病在美字耳此詩非美齊桓乃諷衛人以報齊桓也孔氏顓達曰以衛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報以瓊瑤猶非

敢以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民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况今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此言雖近似而未當衛人始終並未報齊非惟不報且又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則背德孰甚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以諷之使其自得之於言外意詩人諷刺往往如此故不可謂序言盡出無因也

集經

木瓜

管子列傳魏樹木瓜蘋氏彌旦木瓜狀如柰春末瓊集傳曰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

美者嚴氏集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瓊佩玉名嚴氏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蘇存之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瑱珠而上璫集傳曰璫美玉也珮集傳曰珮亦繫於項下雜瓊衝牙者也玉說文云美石存參玖五名也陸氏德明日珮王黑色

集經

木瓜

六麻叶反琨鵠叶韻報賦十好同本韻桃韻璠通

韻 李紲二十五有
叶舉里反

以上衛詩凡十篇說者謂鄭衛之俗淫靡今觀衛詩十篇無一淫者首篇美武公之德爲列國所罕有次贊隱者自樂三頌莊姜之美且賢皆極一時之秀卽宋桓夫人雖被出諸衛而慈淑守禮不可謂非賢婦人他如伯兮寄遠木瓜報德皆駢雅可歌未見其爲靡靡之音也其所謂淫靡者豈以刺宣姜諸作及桑中數詩耶然皆編入鄉鄰二國非衛本國人詩可知衛陰宣姜夷姬外賓多賢婦人豈有淫亂國而有此賢婦人出乎其間哉衛有宣姜衛之大不幸也可嘆也